



## 珍贵的委任状

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收藏着一份珍贵的国家二级文物——一份1944年钱讷仁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师直属队总门诊部主任兼妇产科专门医师的委任状。

如今它静静地躺在这小小的一方展柜中,静谧,无言。然而,穿过时间的记忆,回到那战火纷飞的时代,它就是承载历史的放映机,刻录了“钱妈妈”接生婴儿时的每一声啼哭,精心抚育时的每一个瞬间,英勇机智抢救的每一个生命。如今,它依旧躺在这小小的一方展柜中,但厚重,大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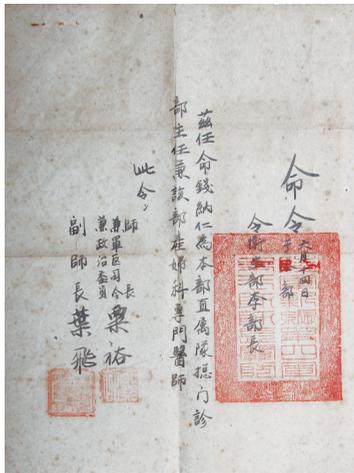
“她不是伟人,  
也不是圣人,

她是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  
一个热爱人民的新四军医生,  
人们至今怀念她!”

这首简短而朴实的诗,歌颂的就是被华东军区授予“南丁格尔”称号的钱讷仁。

钱讷仁,原名钱瑞芳,是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季方的夫人。讷仁,是季方同志为她题的“号”,取意“仁而不言”,参加革命后,就一直以“讷仁”为名。她早年就读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妇产科学系。1943年初秋,随季方到安徽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学习,之后任新四军第一师直属队总门诊部主任兼妇产科专门医师。

一位叫沙希屏的老人回忆,当年她在生儿子施斌的时候早产加上难产,生了两天两夜没有生下来。老乡来找钱讷仁,钱讷仁二话没说,背上接生包就走,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到了老家乡,



产妇脉息已没有了,经钱讷仁抢救,终于保得母子平安!就在大家准备舒一口气时,偏偏日伪军进村扫荡!钱讷仁镇定自若,把刚生下来的施斌放在脸盆里,端着脸盆随部队突围,保全了施斌的生命。

1946年11月,政府北撤,钱讷仁负责“产妇队”和重伤病员,途中60多名孕妇生了30多个孩子,无论多忙多累,凡有急症,无论白天夜里,钱讷仁迈动着一双“解放脚”,随叫随到。走了近两个月,到了冀南故城响沟村,孕产妇、婴儿和伤病员都平安到达。解放后,钱讷仁被评为特等模范、优秀工作者;由于耳疾不能听诊,1955年后转到幼教岗位工作,又被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

## 珍藏七十多年的毛毯

2021年春节前夕,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增加了一件极为普通的藏品,这件藏品是一条既没有特殊的材质,也没有繁复的工艺,看似普普通通的毛毯,然而就是这样一条十分普通的毛毯,离休老干部李登先一家人却珍藏了七十多年。原来,这是1947年莱阳战役中所缴获的一件战利品。

莱阳地处胶东半岛中心,是胶东半岛的交通枢纽,向东向北有烟台、威海,向南有青岛,向西为胶济线,是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也是抗战胜利后华东局和山东兵团的所在地。敌人占领莱阳后,就开始修建地堡、火力点,建补给基地,同时,国民党还乡团也逃到了莱阳城,守城的是国民党整编五十四师的一〇六团和一〇八团的一个营,还有一个榴弹炮连、一个山炮连,以及大量的保安团、还乡团,共约一万人。攻打莱阳城的是七纵,七纵原属新四军七师,虽然久经沙场,但多为阻击、策应、配合作战,此次作为主攻,司令员成钧和政委赵启民既感到任务光荣艰巨,同时也觉得压力巨大。

根据李登先的回忆录,纵队指挥所设在城北山脚下的一个山洞里,这时天降大雪,七纵不顾天气恶劣,行进至莱阳城下,经纵队首长勘察之后,决定以南门为主攻方向,二十师主攻,十九师从西门、二十一师从东门辅助进攻。为了加强体力,增强战斗力,李登先所在的后勤部在战斗前想办法弄了一些猪肉、鸡肉烧给战士们吃,每个人还分了一小碗酒。大家蹲在地上,边吃边商量、表决心,斗志十分旺盛。

1947年12月9日凌晨2时,经过充分的战前补给与动员,在一声震天的爆破声中,七纵健儿向莱阳城发起进



攻。二十师从南门东侧突破城防,紧接着十九师从西门、二十一师从东门突破,入城部队分别向敌纵深穿插,战士们和敌人展开了巷战。进城后,十九师前线指挥所设立在西门,为了加快进攻速度,提高进攻效果,指挥部决定成立敢死队,第一梯队上去后很快打开了局面,但二十师、二十一师进攻城隍庙受阻,主要是城隍庙敌人工事环环相扣,随着伤亡扩大,成钧司令员亲自率领敢死队,势必拿下城隍庙。十三纵原驻在莱阳,熟悉城况,又决定以十三纵三十七师助攻,但三十七师两次进攻均未奏效,最后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亲率一个山炮连增援三十七师,山炮抵近敌人的地堡,一下子就轰炸掉了,部队冲上去,经过激战拿下了城隍庙。莱阳战役是七纵为主攻在山东打的第一个攻坚战,这一仗,扭转了山东的局面。战役结束后,山东胶东战况恢复到了战前态势。

莱阳战役缴获了很多战利品,李登先当时是连级干部,分到了一条美国军队的绿色军毯和一块黑底罗马表。2018年,李登先老人因病去世。后来,他的家人便将毛毯捐赠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这条毛毯将作为历史的见证,永远将革命先辈的故事流传下去。

- 一枚小小的钢印
- 一条珍藏七十多年的毛毯
- 一张手绘“藏宝图”
- 一份珍贵的委任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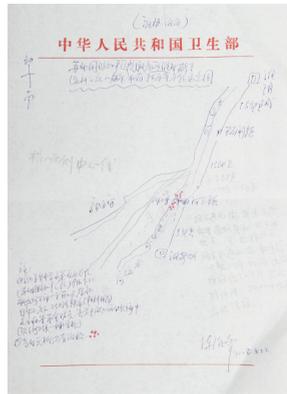
# 每一件革命文物背后都是一个红色的记忆

## 手绘“藏宝图”

这是一张用圆珠笔在信笺纸上手绘的淮安河下镇大运河示意图,标题为“苏北国际和平医院撤离两淮时藏于运河河底的病床、冰箱、手术床等方位示意图”,左下角用圆珠笔作了简要的注释,右下角用铅笔简单记录了当时撤离的情况:“敌人进西街,我出东街,傍晚有雨,从玉米地走,背、拉、抬伤员,淮安和涟水、苏家嘴镇一个晚上到,双沟、高沟、塘沟住了一个月,然后到沂阳,2400个伤员,苏北战役。”简要的战情介绍,却让人有置身于炮火纷飞的战场的感觉。

苏北国际和平医院成立于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期,是由宋庆龄女士亲自提出并援助创建的。基于两淮地区是华中首府,苏皖解放区与上海仅一江之隔,因此宋庆龄打算以华中中军区第一后方医院为基础,将类似于延安、山东等地的国际和平医院的苏北国际和平医院设在淮安。1946年初,宋庆龄女士先后三次派她的代表、国际友好人士严斐德赴淮安湖心寺实地考察,了解实际情况。

苏北国际和平医院于1946年6月间正式收治病人。1946年8月13日正式挂牌。不幸的是,和平的曙光是如此短暂,苏北国际和平医院成立伊始,国民党军队便对苏皖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医院也更多地担负起战时医疗的任务。9月22日,国民党军队侵占淮安,苏北国际和平医院在



淮安河下镇的一批伤员,由陈海峰率领从河下东街撤出,先转移至淮安的苏家嘴,再转移至沐阳县的圉沟、周集一带继续治疗。最令人可惜的是,在两淮保卫战中,苏北国际和平医院紧急撤离湖心寺前,大部分无法带走的设施(钢丝摇床等)全被沉入大运河河底。

2011年,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曾去北京,拜访原华中第一后方医院院长、卫生部医学科技局局长陈海峰同志,时年九十多岁的陈院长,追忆往昔,依然对苏北国际和平医院撤离两淮时,大批医疗物资沉入河底感到惋惜,随后将这张手绘“藏宝图”交给纪念馆,希望这些记录历史的物资能够重见天日。

如今,山河无恙,人间皆安。陈海峰院长已驾鹤西去,唯有这张“藏宝图”默默地诉说着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 小小的钢印



在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里,收藏着一枚小小的钢印。钢印刻有“光华皮件厂造”字样,这枚朴实无华的钢印,承载着新四军在淮阴地区抛头颅洒热血、群众支援抗日的峥嵘历史。

1941年春,一家名叫“光华皮件厂”的皮具小作坊在淮宝县岔河镇(今洪泽)开办。这枚钢印就是专为皮件品捶打上印,代有广告的性质。当时日伪肆虐,属于手工业劳动性质的皮件厂被日本鬼子冠上“资敌”的罪名。皮件和五金若要运出解放区常常遭到汉奸的举报与扣押,店长兼师傅的杨荫生就被抓过几次。

在店铺经营中,如果是新四军去店里定做物品,都会受到店里热情的接待。后来这里日渐成为专为新四军各级供给部定做军用皮件品的作坊。据

说,当时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曾特意到店定做特大腰皮带,上面还要加做左轮手枪子弹袋外加左轮手枪套。

一天,店里接待了一位新四军的干部,其警卫员称他为“万参谋长”,要为望远镜定做一个皮套子。万参谋长指着望远镜笑着说道:“我们在外打鬼子,吃的穿的从不在乎,但是打仗的装备可得好好护着。”皮件师傅仔细丈量了尺寸,回复参谋长三天后过来取。经过日夜赶工,皮套做好,打上钢印。第三天,却只来了一位警卫员前来领取,见他面色凝重,一问才知:“参谋长昨天牺牲了。”

这枚钢印由杨荫生传给了儿子杨建华,已是耄耋之年的杨建华老人又将这枚钢印捐赠给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并讲述了钢印背后的历史往事。

走近  
革命文物  
追寻  
红色记忆

之二

资料来源: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  
整理:何剑峰